黃石齋先生文集

說

治歷說

凡治歷只明日分斗差二事日分旣定則氣朔星纒可得而考孟子所謂坐致千歲者也漢曆四分行之二百餘年而差因有以斗差減日分之說自何承天至郭守敬十餘家遞有增損曆家以爲長談卒無確據徒觀日食淺深星纒疎密隨時增減而已其實歷有至理皆出于易古人以易爲曆夏殷周皆用之凡易積爻成歲日月相差以分氣朔近而[illegible]七年遠而六十年又遠而五百十一年又遠而

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交半分中以爲贏縮日分斗差各有盈縮月行於一月之中日行於一年之中天行於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贏而縮縮而復贏疾而遲遲而復疾今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遲疾日行冬夏之有贏縮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後之各有贏縮遲疾也此事不明[illegible]千歲日至不復可定日至不定則算曆者猶之推曆量黍逐年安排而已譬如一日萬分以四分之爲二千五百分漢末已覺太寬魏晉諸儒量減日分自八十一分至百二十稍密矣然而終無的據至元辛巳而后減至二百七八十分必如郭守敬二百年消長一分之說則

是上萬年當加百分下萬年當減百分以何時為底止是日落量影挨長無極也今攷唐虞日至在虛危之間殷周日至在天黿之首漢初日至在斗牛之際我明初與在箕八九度間今二百七十年日在箕三度則是大槩斗差六十三四年而差一度每年斗差只得一百五六十分積六十年而滿萬分斗過一度也郭守敬用祖冲之之法上算百年加一下算百年減一然至今曆漸羸斗分漸闊自春秋距今二千三百六十年已過二千一百八十四之限限外尚餘一百八十年又八盈曆一分有八過此漸盈復還四分之舊非謂上算日長下算日消也大統曆與今泰西

曆都無得失只是隨時損益看日食星纏因爲高下無敢立爲日至定分限年贏縮者卽使百密千親何關曆理大抵曆以易爲本以春秋爲用易四千三百六十九年半之而盈縮更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十八乘之而食數更起郭守敬自辛巳上推春秋日食得二十七八何可輕詆先年徐李諸公右泰西而左守敬邢魏之學右守敬而左泰西究竟以大統損益而食纏上下不甚差池何必謂四獄之內天中以來皆無寸管可窺白日乎先年見徐玄扈先輩便進易爲曆源之說渠只搖頭云易自是易曆自是曆渠只見大衍二統粗剽皮膚不關推步耳又言斗分

合有盈縮猶月行之有遲疾渠猶沈吟謂今已行之不知今誰行者及至余談五百一十一年曆行退縮無復餘分斗差每年一百五十八分強每六十三年而差一度未嘗不心韙其說然徐先輩以祖冲之大明曆爲本祖冲之居于江左太𠀋春秋僅千年于四分曆上僅減八十餘分卽以百年一分加之距今千三百餘年只加十三四分爲斗分九十五六分耳如何可用見今庚辰辛巳曆比隆萬間曆有用二千三百九十八分者有用二千四百餘分者如此則斗分漸狹當百年上下日纏始差一度自唐虞至漢千五六百年何以遽自丑杪涉于斗牛漢距今一千八百餘

年何以牽牛遽躋箕首動移五六十度乎必如隆萬舊曆有用二千一百八九十分者則斗分已三百餘分不過三十二年便移一度此自梁天監間用之非久漸差何可定乎當知日法初無四分斗差實有定法以四分之曆損其日行之數爲二千一百四十四強是日行之定分益其斗轉之分爲二千三百一十分是星移之實數以二千三百一十爲體以一百五十八強爲用中空三十分是盈縮疾遲之極差也其法但以易一畫積而上之至十八畫爲十八變得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爲六十歲之實歷又以七十二乘七十二爲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六之爲三

萬一千一百四爲七歲之日辰外爲每歲之餘分凡歷積之至餘分皆齊則爲日法此甚易簡非可用意損益其間也其不可易者五百一十一年而日法皆齊齊爲縮極極則徐盈其可易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而盈縮始代代則八周復更其始中差一百四十進退其間譬如每年冬至日道極南距天中二十四度其先後六七日間皆嘗浮景一造其極必先後六七日度其所造而酌中限是亦盈縮遲疾不可膠執之一證也月以遲疾行于弦望日以盈縮行于夏冬斗以羸縮遲疾行于四千三百六十餘年之內遲者若周漢之際率八十餘年而差速者若齊梁之際二十

餘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三年而差若今明曆是也諸家
一以爲定則刻劍而求一以爲不定則游移莫據必如易
法每歲之差一百五十八強進而疾羸二十有五退而遲
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約差一度遲者七十二年約
差一度斗差定則日分正日分正則星纏明星纏明而後
天道可得而言也泰西以測候爲工中原以理數爲主測
候之工存乎器理數之主近乎道以道資器則雖中之法
可通于上都以器遺法則上都之法已滯于北平矣每見
諸賢杜撰甚多皆蟻鬭咫尺之內不知易春秋是爲何物
萬一後代欲脩曆律天文二書必以回回西洋之書稟爲

圭黍是君子所絕韋于葛廬斷灰于葭管也易稱治曆明
時亦云隨時損益然必須明其本涘求其故如僅憑制器
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疎密則郭守敬之測候星臺之衡管
一一具存何必道喪而求諸彝禮失而求之野哉
一凡治曆得日至最精者須測至日日中晷影橫尺不差如
郭守敬所制雙鑾衡枚倒影入池者也兩都所用表臬皆
非土中八尺之法不以至日景長一丈五尺六寸為例然
視其表端所到極長將復則其義一也周人以八起八為
卦候之準視其八八之中以為極則每晷一寸而差千里
方八千里圍之則為萬二千里以盡九野日行之道今人

既不用則隨兩都舊表測之但以兩至長短相較不差便爲眞候斗少時嘗測日晷每冬至日日道極南晷影極北其先六七日亦嘗一到只中間一到者爲眞或遇明晦殊觀則後先莫辨又以夏至短晷先後較之則其眞候可得也今據黃赤道日纏除之不測日晷高下又不測先後六七日晷只據先後二十日刻漏推之恐其至日時刻不能甚眞施于二十四氣未免紕漏所當詳定者一也

凡治曆家得日分最精者須明盈縮差法自劉焯祖冲之而后雖談之頗詳然是一年冬夏之盈縮非千百年升降消長之羸縮也古人歷用四分以四分爲極羸之候從四

分中減去日數餘差三百六十六爲二千一百三十四極縮之候秦漢之間日在斗二十三四度宋元而後在斗箕之間千六百餘年行二十四度[illegible]則是斗分毎歳退轉百五六十分積六十四年退差一度也漢前用四分八九十年始差一度宋末用二千一百三十四分三十年便差一度雖未必盡齊大率差降贏而徐縮縮復徐贏今攷三十餘年前曆尚有用二千一百七八十分者去郭守敬辛巳曆差不過七八十分去祖冲之大明曆差不過二百三四十分今見新曆奚行四分如辛巳年十一月十九日辛卯未正一刻冬至明年壬午年十一月

三十日丙申戌正一刻冬至大餘五日小餘一千五百則是自斗差退轉五十八分外突進二百分與太初三統同曆非復元統華湘所議之舊并非復李之藻邢雲鷺所擬之今也雖澤中有火之象損益隨時而步斗推星之形升除有漸如全用此曆則日在箕三當百年不移一度如隨時更革則三五年內又當別算日曆如臺官密移與天贏縮則後修史爲天官曆律者當據何方也要當考求日躔定星并授時大統差分原數定爲漸差在百五十八分內外以漸消長所當詳定者二也又曆數之說始于唐虞曆數之隆極于成周明興當天地再造乾象更始自洪武戊

申距今壬午二百七十五年爲河圖中候凡曆數始于河
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爲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爲二百七
十五仲尼所謂天地變化以行神鬼者也今正當河圖之
中候宜修明禮樂敦崇教化先德後刑帥仁興讓辟有道
之士以培壅土德起聘遺逸之老以昌扶國脉佑賢輔德
顯忠遂良以叶應天地孚格鬼神變葊艸木消凶弭咎傳
之無窮又諸曆家傳習私說互相詆訾雖更卄年不能定
立今旣能騍行四分推測日月亦無紕誤沿之四五十年
必差一度宜因時定法使後世史官有所明憑况今當壬
午之年爲成祖受命之歲又適河圖中候聖王創制禮樂

與海內更始爰以是壬午爲崇禎曆元行四分法至明年癸未冬至仍下四分內酌損斗差一百五十八分強以壬寅丑正七刻冬至爲蔡差追天立氣之漸庶可永遵爲一代鉅典使史館諸臣藉以起艸不爲後代之所譏嘲又以是時選舊史精通是業者搜羅二百七十五年經緯差池之數稍成編帙與會計漕運邊防兵制同爲六書以輿洽文德輔翼禮樂使百代有所規隨裨益不淺矣

表

擬上諭翰林院及吏部各衙門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廷臣謝表永樂元年

伏以羲馭絢中天分陽光而資景慶斗精環四極斟玉液以潤圭璋玄波湛而重譯來想涓埃之歸海嶽聖人作而萬物覩諒夢寐之集風雲聽鳴鳥以知和平觀拔茅而思交泰卷阿車馬結束以俟臣鄰巖野弓旌招翹而須我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翼爲明聽虞后所煥其光華輔弼凝承周家以基其宥密道有順而順應唯厥善之簡在帝心人得全而全昌或以形而旁求天下四靈

為畜益以十朋之龜一得足師輝于千里之璧況值屯蒙
重闢而後又爲艸木蕃變之初鼎當兩耳貴以金鉉玉鉉
致其奇革在上頭正以虎文豹文觀其變雖得時則駕騰
黃之足不滯于康途而待聘乃行結綠之光嘗局于巖石
昔自羲軒而上已貴明由必育精于曉受之倫迨于成康
之時遂設閑博端誠通于道術之選咸謂人知火食則俗
變狂獝不使戶習絃歌則人懷獷野乃公得之馬上終仗
詩書猛士守于四方遂成禮樂所以鄉脩三物明王必知
良士之名廷問十連霸主猶拜秀民之賜也茲蓋恭遇皇
帝陛下時乘資始六龍總性命之元日應重華五曜集璣

衡之會文三曾而偃力見昴宿變爲和風武七德以止戈使野老依然耕鑿用當霜雪而後亟布陽春秉此鈇鉞之餘弘施華衮求多聞以建事是勤巨川霖雨之懷詢敏德而用中豈藉歷山雷澤之侶猶以文武未墜識大小者在人必使禹稷分憂思饑溺之由已爰咨奥渫食有福于王明遂命衡銓蒐無方之俊甸曰文學曰行誼曰才識迪知三宅三俊之心爲敷納爲明庶爲車庸共叶九敘九歌之奏蓋淵源稽古實帝治之首談而禎祥克生爲王家之盛事末流奢靡則貴力田敦樸以挽其波中主風猷乃尚敢諫直言以繩其木時維顯道利用通人四友之濟文王皆

有奇能偉績八元而稱才子非徒輭美柔嘉養樹木者穫十年在衞公而稱梓漆貴珠玉者走萬里雖神禹不郤琅琊賚寀屬有同心將獻明揚之典聖人業先得我夙沛侚蕘之言蓋太祖化成三十五載巳融殊域而轉春風雖虞廷舊事二十二人空奮新庸以覿亮寀麟鳳具有至性見動止之媚于簫管亦有成勞俟雍容而試可彼良臣擇主問有後於綺黃而聖主得臣抑何分于王魏吾能顯爾樸矣天子之言我與爾縻宛若漢庭之意顏回三教而變虞夏會及昌期賈誼一夜而道鬼神寧逾元后要以鼓舞不倦感澤馬之羣鳴亦使躁躁相從應陸蕖之騈合臣等識

慙懸鑑空抱廓革之才學謝斵輪僅守循墻之詮居無管
僑之好倉卒何以告公家有高繚之賓周行誰爲好我欒
激之不薦士恐遂三年箴尹之未知人今既數月相人者
必于其友行從王壽以焚書知臣者誠莫如君願就盤盂
而借鏡對非一體幸爾及收棫樸同根云何不樂念詩書
之稱古訓凡有兩家傳說山甫結爲異代之朋繹周孔之
讚咸寧亦唯二事乾象禹謨合爲輔賢之準唯聖人獨覩
其大先墳索以取精令當世咸被厥光就丘園而賁采行
一事而三善備備言備德備功舉三物而庶務成成智成
仁成勇懸之魏闕知經義以外尚有文行才識之科播于

宮墻俾絲竹之餘更須祝敔笙鏞之韻天垂雲漢合奎璧
箕斗以成章人重山華兼火藻宗彝而作會所謂紫蓍之
下啓土而得朋龜黃雲之傍望氣而知賢者也臣等敢不
就深就淺跔方舟旨蓄之思應有應無備夏葛冬裘之用
持行璽而課績何以異于敎玉人誦簑笠而興言則必爲
之求務牧十步而尋芳艸曰寄所思千里而貢株梅奚殊
迨吉異班奇木酉以問于英儒浩水育魚間或詢于委巷
咸以乘茲景運廣此德心伏願屢省非勞敷求爲永欲正
側陪卿之成介福必擣僕誓御之皆吉人學無常師要同
歸于長治官不求備俾有輔于後嗣雖盛世亦有遺賢求

則必得而凡事惟在勉強久遒自徵問公等安在哉勿徒狥美麗之言得此人同時者猶須慎諷勸之旨載色載笑則賢者樂歸其慎其難則良臣佐命阿閣之巢可挨請揮青鳥而奉丹書蒿宮之楝十圍言翼騶虞以先清路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嘉靖十年上御豳風亭召李時等同觀西苑收穫

謝表

伏以天賜明昭雨露煥盈車之穗帝疇離祉風雲通奄秷之聲審稼穡於維艱篇撲七月慶訖成之有象光動三階由平道以達上田人辨玉禾之種觀一畝而知天下家吹

土鼓之歌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農居文德錫範在八政之先治貴力逢大有尚六爻之用豳風告士旨豈別於蔞桐保介嗟臣意何殊於鳴鳥將由上輕民事故臣不爲鄰自萬里而百里只界陛級之間亦或聖之親臣故賢無此樂雖徂暑而經秋惕望豐亨之豫築上林於鄠社詠維東方衙高穗於員丘浪言西母唐宗之親自刈麥既終惡於諸王宋主之率命觀花又未孚於本計是以雕冰鏤采遺恨乎夜來負土雜芳無觀於日至未有道符風雅詮浹臣民足示來茲有如今日者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函三作則體文王不盤于田之心歛五宅中發商宗匪懈

維常之誥命青耒而耕籍巽解隨軑祭瑨玉以般中火龍
叶治當使烈山扶轂則先天而不違節使蓐收徵勞猶後
時者無赦是以五風十雨不聞破塊鳴條嘗必異畝同莖
然後銘書人櫝適時清而多暇信樂事之在茲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合則一家伸寧止之言笑汝翼汝為汝明汝聽
分無兩體舒儼若於幾康爰勤鶬鶊之高班來覲彖鳥之
成事遺秉滯穗動憶野畔之悲婺爾祿民脂近煬大倉之
教鼠所以先甲後甲天語聆其新寧呼癸呼庚民心還於
多頑一則悟勞而有終者三時忘胼胝之勤一則悟成而
身退者比櫛知堅好之序種不歛藏何獨天子之樹瓜華

祖有圭田行見羣公之拔葵茹上投棗而下報栗往何以
覲君曰都而臣曰俞於斯爲盛臣等持小祝大免首之願
簣車習苦知甘蓼蟲之依桂葉當有道而佩戴免我負子
戴之歌守一畔而逡巡誦饘斯粥斯之詠鍾離疏草早廢
禁中鄭崇履聲俄趨苑上豈有蹇夏李楊之績當仁宣二
廟每賜西游徒以鼎鉉耳足之班值日月重華遂逢盛事
望雲多慼跼地知慙伏願綏屢豐年三素祥雲每懸天會
所其無逸六符丹詔遍佑農祥大臣近而小民親卽飼凰
鳳琅玕之實南風薰而百穀阜再賡卿景爛熳之章臣時
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貞觀元年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

諫官隨之有失輒諫謝表

伏以天憲初申五色燦勾陳之座日華先甲三台聯弼直之暉見噴室之方開閶昌言而再拜曰俞曰咈紹九德于功歌合聽合觀驚四門之異質星辰俱爛鵷鷺同翔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國有大章謀非野則獲言誰執咎人莫三而迷廷有放勳是生指佞之艸家俘鬲稷猶矜觸邪之冠蓋位高則權易擅自引綸抽紼而外心獨據其短長簾遠則音益疎自負薪採芻之餘虞難陳其禮樂故嚴公與管仲謀莒而東郭識其行旌平侯與師曠稱歡而

杜蕢爲之揚觶遇多方則曰巷鼃維隔之爲煬漢設諫官
但屬延平之隸文當止輦亦惟道聽之言平陵之正大臣
幾于叉法太尉之申衞綦焉用讀書必使時于議事則議
不盈庭且命隨以諫官則諫者無罪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龍飛御極鱗羽快其隨波鸑降鳴岐歸昌因之奏籟叙五
德則先不息之驪秉三無僭式蕩平之路謂欽作納郎在
二十二八之班以斃疾莊何當百一十屬之任所以言期
于必盡而道取其相維爰制臺官隨閣之條是遵補闕八
直之事陋矣晉室使贊筆者僑寓于虎賁僻哉秦官令記
言者收聲于鶴禁詎知聖無細忌衆有同心入告嘉謨不

爲懲心于擊柱在宗令德奚愁借劍于尚方薄問蹴芻已
寬路馬之懼誰云諫鼓必割麒麟之皮要以保泰與言而
俱開故使用中無微而不察臣等材匪礎柱職庇射于溢
仙藉于方瀛常驚玉管銀管斑管之異辨中功于艸昧猶
懸諍臣諍子諍友之勞味藥言則先嘗而後得于上賓茅
茹則先藉而後獻其身素飽堂封誦河清而知愧華輝磚
影顧日色以懷慙既附木而從繩乃知鉉之有耳中夜整
冠料識笏投籤之非誕昏湲計過疑想珂聽鑰之爲遙卽
有諫可相資皆爲愛之有助敢稱山甫不弋飛蟲伏願智
不擇言惟納多則成其大事所有永勿聽久而厭其常左

執鬼中非鉗庶口高懸魁柄兼稱諸長政大緩則議之以急免後至積薪之憂識太大則平之以寬解相持求濕之慮園有檀而下有穀操鑒伊先馬不剛而欒不柔徵倩斯得將使元良嗣響叢脞絶歌有馮有翼媚一人方見梧音之委婉無偏無黨成王道兼聞嚶鳴之和平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啓

謝河南唐王啓

伏以王命如絲須予恩垂于千里臣心若水朝宗念切于中州鸞授簡之過隆謹望闕而遥謝恭惟殿下起家日月締趾雲霄國號從唐化理順堯天之則藩封在宛仙潢流清水之香花萼相輝椒條衍盛斬石麟之作祟造福一方賦銅雀以傳奇徵才八斗辟易淮南于異代揄揚河間于同聲允爲城翰推尊浮被冕旒寵譽者也某游梁浪迹自許非材會向王門識陋厠曳裾之列今從帝里緬懷興設醴之思正翹首乎龍光忽傳心于魚素望青陽之左個煙

景非遥披紫殿之雄風塵襟不爽益深馳戀彌切感銜慙無一得之愚可展七襄之報仰祈睿覽俯慰遐思臨發曷勝悚息之至

復曹司李請講學啓

伏以道躋先岸允藉人天之師化協萬邦實資文武之憲居高而唱則聲加長乘風而呼則聽益遠所以斗杓移指而四序聿成閶闔啓噫則羣蘇改色非津沫所能發其豐光蘋吹所能生其澄澤也況當衆渙之會宜拯壯而用大牲槩此式萃之時利除虞而伸禴祭脩文德則遠人來歸順長道則羣醜屈服諒仲尼之非欺我豈魯頌之有游詞

茲蓋幸逢老公祖閣下仁孝立心忠誠濟物褰帷而清七建有道斯來挹澤以注二漳其風肆好方千旄之甫賁四野動其雲霓追威羽之重儀百峯因而歌舞所謂畦蛙麥雉咸挾琴書樵子斂師同薰磬堯某以螢光微熠欣附若華弁使魚雅諸生繆依法膺兒童陳俎豆聊博增堂之歡風浴引暮春合贊絃歌之盛登泰山而觀魯國閭井依然酌銀漢以洒郊塵波瀾自在虞人之期不爽亦又何求講德之論將成翩其伊邇卜此中庚之日薦我狂簡之章有馮有翼有孝有德雖露艸而托岡梧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信後車之綏黃鳥將使睹行實者華其棣音辦鼠技者柴

其豹采亦不闕所敷歸昌之仁有苗所領騶虞之化也某臨啓可勝皇恐之至

復沈明府請講學啓

伏以景曜舒章煥菁華于海甸融風扇化長桃李于春蹊西川文物之盛賓始文翁東郡禮樂之興初旌鄭里功存翊運道重主盟恭惟老父母手作鸞龍戶嘘鵷鳳以文章爲政事人倫矩矱斯存先教化後刑名吾道津梁有慶樂胥色笑將開藻茆之光陳俎舞干升瞻雲雷之用姦嘗方成之春服共披不憚之惠風昔鵞湖鹿洞之會則紫陽種尊追玉泉海門以來亦會稽近主某天放餘年鷗盟逸侶

聃禮刎官或獻失而求諸野負樵持釣或效質以恕其疎
文未墜地值事友之仁賢道尚在人幸吾身之親見一言
而進階下繆託醲明有斐以附裁成聊資狂簡敢因酒掃
遂竊先傳式借絃歌以開後覺譬雲漢之引末星同躋彼
岸猶奮雞之爭鵠卵共信攣如至于順道屈醜行頌魯侯
之功矢德修來遠賛單武之化亦樽俎之餘事棫樸之後
爲也謹承雅命馮啓雙然

答余明府啓

恭惟老父母運斤成風投刃中舞以烹煉之媧手下補襦
袈褯撤之鸞文微分暮袴遂使虎子渡河鋸魚徙澤眞所

謂糠粃以鑄龔黃鍼鍔而收管晏者矣聖明俯念蒼生專倚赤社綜核之心原爲撫字而奉行已過遂爲催科項領四方良可悼歎吾鄉賦役未姝徵輸尚便加以老父母洞酌興歌麥桑足樂雖有海外之鯨鯢不傷澤中之鴻雁也嚮來倉皇奉教未久春風伊鬱不暢所懷臨啓懷慕瞻注如何八日黃道周頓首

答吳明府啓

長安過沐存念銘之肺腑幸逢霽清還依丘隴得從桑梓遊禮華嵩感出處之繇天歎菀枯之屬命而於波瀾反覆中尋長者松筠不變處獲良臣猶墜淵而懷明珠迷源而

飽芝乳也自歸山伏枕不親筆硯雖蜚鴻遍野猛虎彌山不能移牀半步誠不獲已堅臥先廬四壁空林唯聞惠好不勝感愧莫用爲酬樹菴公有便幸致謝惓惓七月十七日黃道周頓首

答郁明府啓

恭惟遡臺惠風扇物朗鑑澄觀旣四應而不疲乃專精以獨造霖車甫下軏訪遺逸之人庖刃方新已中桑林之舞雖函牛之鼎試於雞烹而歷塊之能呈於鸛垤矣周病頹餘生遠甘溝壑六垣竊照傾領慧光顧此百朋之施愧無七襄之報何期晤謝悵恐情依七月三日道周頓首

曹太公傳

司馬遷嘗扼腕慕節俠之士以彼其時汲鄭皆已死田竇之貴戚及灌夫郭解之流皆先破滅無敢近天子左右諸文吏嚴徐朱王輩或死或放不復秉筆即秉筆忌遷能亦不肯白遷獨攤諸高貲卽出緡錢而叩猩血無與贖者乃使遷無賴坐歎悲矣彼其時雜霸有戰國風今文治翔洽士刷鬢爲處女走褌縫中稍跅弛學使者及郡縣得折箠笞之無所用節俠爲也曹使君曰不然古之爲治者尚道德尚道德則敎令寬平下無奇請上無苛比君子小人各

得其欲如理羊毛不見其毫後之爲治者善文法尚文法
則毛鷙競樹里閈之下苦不得達士大夫重出口奸胥桀
子易于爚亂于是布衣旁睨竊其筥鼎一言得情千室鳴
絃是節俠之於道誼相濟也然則今無其人乎曹使君泫
然曰噫廣之先子嘗歎曰劇孟季心古之賢人也以匹夫
重于吳楚以一諾貴于千金予驚問曰然則如何曹使君
曰噫是廣之父也然今已矣予驚曰願聞之曹使君曰噫
父少負儁十八爲諸生先數年已代大父理家政家僮千
指悉就約如嚴家軍嘗走錢塘錢塘少年殺人誣中表就
大父取錢家僮稍稍驚散公攝衣冠出語少年曰奚爲殺

人者我也爲爾見令君時楊令甫下車峻厲甚公爲白十數言理當曲折事遂巳大父出拊公背曰眞吾飛菟也于是大父三子獨就公餔曰吾樂是數見益鮮大父病公獨侍目不交睫因發千金裝私勞公公跪謝不敢大父歿因出盡均之又焚伯氏所借五百金券自是伯仲父及內外宗事有轇轕得公一語無不凍釋公者予曰能哉是行于家矣然且如何曹使君曰公苦呫嗶望棘闈猶之雲雨也甲子偕諸生試南畿且入闈矣次人坐無妄當大辜諸親黨泮散無敢近者公慨然曰人無罪必我急不切之功名奚爲者捐金錢與之卒同舍守御史臺日號冤竟得白先

是家居有商坐誣亦大辟長繫公與鄧令新交歡陰白出之不使其人知及商知㳟金謝公公但云令仁我奚與閉戶拒之其介如此予驚曰是人也然有難于人者乎曹使君曰人無難公即難公公亦不難于人有家僮盜公貲繫獄獄吏來告曰彼人懟恐爲公患請殺之公笑曰奈何以人之死易吾之患竟出之余乃歎曰噫世固不乏賢長者也而皆隱于下位是思有自著無所樊慼于中而然今據雄職患得失安知不高下變遷其說然自曹太公者可以不變矣使加以括鏃老其才不死則由賜之選也可使佐天子變文法爲道德彼區區節俠者何以儞爲太公名以

成字玉汝徙家崇德其先歙人歙山川清峻多奇固宜有其人

胡氏二母傳

才節者天地之精魄也天地以才節爲精魄寶惜至則追琢之不易命一男女稍稍自著必爲刋膚斬蔓湥鐫其事率委曲宕折非夷所思予讀松陵二母狀瞿然以悲若造物有所私亶曲造於胡氏徐母者今進士胡鍾郎之本生母也鍾郎之父明庭公有伯仲三人伯舉進士仲登賢書而明庭獨滯于六館徐母謂明庭曰樂羊子賢人也奮于妻而相于魏明庭曰卿何憂焉吾樹之于身而獲之于子

吾有子三人必且貴于是徐母舉三子矣而賢書公未有後屬仲子爲嗣徐母曰脫以母子貴當貤封則爲生者乎爲嗣者乎明庭曰是新典得達也且吾念同氣肆生將殄遑卹其它徐母唯唯及其從兄安寰公又未有後屬季子爲嗣季子即鍾郎也于是鍾郎七齡矣抱母膝持不可徐母垂涕謂鍾郎曰伯母亦若母也且柯伯母賢守節二十年矣爾伯祖父視爾血食四世之靈實妥侑爾勿以吾爲念凡歲時伏臘餽遺就柯母家無敢輒見鍾郎及稍長就塾乃爲擇良師劇方撲使笞之曰勿以姑息種遺人其賢如此先是安寰公歿嗣未立伯仲亦二人皆未有子利其臧

殆柯母嫁一日詬誶逐柯母及鄰娣出戶外反距之羣胠其篋中盡如洗柯母泣過其祖廟曰吾爲誰守爲而祖禰乎且而伯仲有子吾立之則亦而子也何遽殆未亡人者族人聞之皆泣既又二十年伯仲皆無子相繼歿于是柯母四十六矣足不踰閾族人哀之乃爲立鍾郎鍾郎之立柯母慌惚見人告曰吾立而子以旌而節又二十年而鍾郎成進士鍾郎名士瑾甫登第上疏臣士瑾嗣母柯氏十八歸臣嗣父允脩辟纑佐讀祇事舅姑八載而嗣父見背絕粒吞珥以祖父母護持得不死及臣嗣祖母病篤藥弗瘳陰泣告天刲股以進鄉黨咸稱其孝隱忍二十年乃立

臣嗣臣年七歲嗣母撫摩鞠育踰于所生集苦啖荼晝夜
操作凡所以養臣教臣遺臣者皆母血指爲之嗟嗟嗣母
生命不猶外無姻戚之助內有伯叔之敵含垢茹蘗未睹
成立而賚志朝露臣嗣母能使臣嗣父復有子于二十年
之後而臣不能使臣嗣母表節于四十年之餘臣何以爲
人何以爲子疏上朝廷是之許建坊旌表如例史周氏曰
胡出于周之元妃其微而復昌是必有女德乎徐母之使
胡氏宗祧無窳梏棬不驚徐母擁三珠樹含飴弄孫身被
翟茀稱太夫人猶尋常閭彥耳卽使柯母待嗣于伯叔果
有子絲機不斬亦當以貞苦特聞而造物者固迂曲其道

命才報節運久後償使徐母扂無成之終柯母享可貞之
實而六行兼治萃于一門是可以觀也巳夫以天下爲一
室勞佚不施鄭貞無畏解棨分瘁持久而能成者則亦猶
此也詩云藹爾女士從以孫子其徐柯二母之謂矣

傳

王仲窽傳

思曰謂烈皇末年奚獨一王鐵耳之
爲烈因合吾門劉王陳蕭爲之傳

崇禎十餘載天下多故　躪于左寇躪于右文武兩質弛不可張宵旰拊髀歎天下無才而天下賢者亦卒殄瘁不竟于用藉萊朝化柄敦龐之力桓桓相師矢志面內當壬午冬月兖豫之間賫志殉難者不可殫述其著者有王仲窽世鋐予聞之曹遠思云王世琮字六瑞川之達州人也幼而淵凝善讀書旁及壺琴騎射無不精敏十歲補弟子員州人號爲神童甲子登賢書丁丑將成進士絀于數以

副榜授汝寧理涖任甫三日賊猝至城下公請爲監紀屢用奇却賊先士卒當矢石處賊射之貫耳不動戰倍力賊驚爲神遯去豫人因號爲王鐵耳豫中苦賊旣數年郡邑多潰公以才辦四應著于中州己卯分聘浙闈若曹遠思其所取士也庚辰轉通州守崇藩得報驚曰天中舍公誰與守者疏請于朝復留汝三年報政得贈父母如其官公喜曰吾即不應華貫得美遷但有以報二人足矣過此七尺還之君上辛巳以武功擢汝南僉憲汝中士紳迄下卒佝公以爲𨑋㡉賊聞王鐵耳爲兵道心避之而公屢用奇挫其鋒于是豫中無復堅城有藩封處賊必悉力攻之汝

南圍旣數匝四顧援絕城陷被執不屈罵賊死百姓求其屍得于城南雲里店直指爲請贈卹如例云史周曰前宋堂陛不甚威所待臣下隆厚矣百六十年稱節烈者不數人唐室君臣亦敦洽而安史之難平原獨稱將由風軌使然抑偷安成歡耶崇禎中年豫楚州縣倒旗迎賊如風靡艸而王仲莪輩皚皚折于霜雪以希寰陋及門之士守義烈隕身者亦三四人矣辛巳十月賊陷鄢陵劉振之爲鄢陵令擐介冑登陴力竭取衣冠別諸父老曰勿以吾累若曹之命乃入縣治北向再拜曰臣力窮仰負陛下自引刃死振之魁梧工文章以詩鳴爲潮中宗工壬午八月賊陷

歸德王世琇爲歸德司李率鄉兵與亂卒搏爲亂卒所殺沈其屍先是世琇俸滿已轉虞部郡耆老茂才詣闕訟留之留不十月難作今諸遺黎談王司李猶爲流涕焉壬午十一月　陷臨淸陳興言以戸部郎視臨淸倉　猝至徒役奔潰曹郎固無兵或勸之逃興言歎曰死吾職也何必枹鼓乃有死理哉肅坐堂上面中兩刃其弟抱持之亦與俱死癸未元日賊陷鍾祥蕭漢爲鍾祥令有聲賊戕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閉蕭漢寺中戒諸僧徒曰蕭令若死當屠其寺僧徒日夕防視不敢懈蕭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端坐堂上自經死振之慈谿人予庚午所取士與

言滃浦人從子游世琇字崑良淸苑人蕭漢字雲濤南豐人皆予所取士嗚呼林麓既陷芝蕙蘭燒區區吾徒其才性風格皆與王仲嵒上下而相與賫盡與睢陽平原爭光夫豈其感遇憤激使然亦猶是服習仁義詩書漸摩之功也贊曰取義能生蹈仁不死鍊金作骨礪石爲齒南八夾脰仲嵒寶耳哀哉諸賢頹波共砥仰視彼蒼焉知靑史

陳祭酒傳

思曰蓋毅廟間祭酒諸生所謂後南陳也先是景陵初有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在南雍其人剛正介潔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弟子咸以身教又有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在北雍亦師道嚴重如文定皆宗之兩皆肅于朝廷時人爲之語曰南陳北李壬午八月黃子以謫戍之長沙後南陳之子追至龍

貴有浮于其名者謂之才行有浮于其才者謂之德求于江關道側以傳請子舟中艸艸與之乃去天下未見其人也有之其陳芝臺祭酒乎公名仁錫字明卿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諸暨崇德二縣令有聲卒于官公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葬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一日釋書時公已舉于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浮西湖方與諸子飲顧西北黑雲起愀然曰吾萬曆所養士今二西矣四海遏密何觴詠爲乎及聞貞皇帝遐升輒治裝別太夫人泣曰兒爲朝廷造士幾三十年雖

未沾圭組得優游色養莅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羽書又日馳諸孝廉褁足朝紳遣家南歸兒當自朔風耳太夫人心是之也亦泣爲趣裝公至京師不數日擕孝廉衣冠走安陵慶陵哭甚哀聲達于寢或問曰公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不能及兩朝堅報乃汲汲不逮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公遂及第授編修偕庶常讀書東觀庶常咸往來相起居公獨鐍戶叩之闃如文湛持與公對戶亦不數見忽一日心痛走館師院長處乞歸養不可得神意甚悴或怪之公泣曰吾與母約即登第朝夕歸無令倚閭自若誠不意淹滯于此居亡何太夫人訃聞擗踊請

歸哀毀倍于崇德時諸生執經就廬次問業者不盡裁答領之而已時魏璫既用事人漸多趨其門者湛持先以論中旨謫去周蓼洲諸賢亦就逮矣而天下方以賈彪霍諝之事望公公外示簡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既入補日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璫父子給鐵券欲得公誥詞再遣人趣公公堅不可璫怒曰屬艸則鉉鼎不屬艸則齒劍奚擇乎公笑曰世自多屬艸者何必我於是數日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政（思曰孫文豸者崑山儒生也常賦詩刺魏璫媚璫者以聞遂逮下獄以妖言亂政殺之）詞連公及湛持以沮陽救得不逮而公削籍歸即日

就道瑺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瑺旨掠公童僕恐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簸檣櫓幾碎諸卒亦魚潰去公怡然不動也是時吳門三詞林文姚思曰文姚蓋文文肅與姚文毅希孟也皆忤瑺削奪歸及公皆在瑺掌股中然瑺自言觸我者必餘借其頸磨鈍而已無意殺三詞林而羣小日從臾謂不殺三詞林局不定會且變矣而今上登極磔諸大憝奮蔚廓清戊辰元年起公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齋油素記陑塞甚備爲小冊可出聚米也諸鞭韃衣裘一唆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監司業所教士修詞立誠道亦甚備居恒言守道守官同致爾每轉一官日夜顧名司

以弗畔矣是秋充經筵日講官事兩朝再爲講官所敷陳
皆本于心得切于時務不事訓詁故與朝四講官倪始學
李括蒼黃晉江而公其首也辛未分考禮闈得士爲盛秋
冊封周藩歸遂乞身有浩然之意甲戌三月起南祭酒南
雍士子欣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當宣德時爲南
雍者也亾何病遂不起卒年五十有六里社聞之爲位相
哭也所著有易簡錄大明世法錄四書語錄經濟八編諸
書千餘卷行于世當事請卹典者方之文定蓋輿論云史
周日章給事言公嘗師錢啓翁翁沒爲木主題曰在茲出
入必祝也公自言爲孝廉時初從啓翁問易啓翁辭不納

拜曰子且歸後晤不刮目納拜未晚也公淹通過目成誦
善持論新悉森發聽之忘倦嘗游三洞及天台爲記百餘
篇其郡落艸木徑道一一可徵也以推於邊塞要害櫓楷
鹽鐵各娓娓以口當指不失圭黍此自天授積學佐之蓋
有師法而然庚午春病胃數日稍謝客爲乾坤兩卦著論
十數篇予嘗問其綀要公云乾如一柄罡刀坤如一刀兩
斷初甚疑之旣乃知其所到有泮然冰釋者矣顧宗伯亦
言萬曆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爲譏公立兩社引于古
獲于是粤東金沙壇坫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立陽山社
以後三十年間天下鉛槧之士緊公是視非公所命書不

置几案即使公行其道俾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翔貴如此哉爲之贊曰斯文未潰厥有經緯辰絲繫天使斗不墜吳門三賢珥筆支天湛持獄峙孟長霞騫公參其間載文載質斂其霞岳以服日月手麾彼璫羌視鐵劵寶此炳蔚洋彼鼎鉉云得之易藏以春秋禮樂所宗匪夷湙丘瑋哉斯賢才德淵匠雖有弓賜其何以尚

劉侍御傳

思曰吾漳上忤魏璫者四人子與周忠愍馬忠簡獨著子以講筵展書忤璫獲罪歸以何御史亦以抗疏忤璫罷歸但其事世猶未能盡知故定爲之傳

史周曰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鬭劇必方値人

暴熱必糜然隨之天啓乙丙之際諸賢焚崑衆濡艸自救也猶云勢漸使然及大憝既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舊徒曾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盭戾負塗以爲弘忍豈讀書多通稱其舊說抑有所儌幸吹和而然可怪也乙丑春予在長安與劉亟如御史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鐫戶雖咫尺不相往來既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予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䵷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鮲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在世多有陳荀婉阿爲利齒兒藉口向不遇聖明徒使後世欷歔而續漢事耳今幸日月

粲于窮壑紅案爛然如斗奈首熠燿餘光無所亂其宵夜而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瑄世稱玄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之西湖父文軒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成立儼然父于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司李抑豪戶䘏窮民革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月授湖廣道御史毎一疏出輦下動色所論兵餉及邊圉事攷爲詳核于時魏璫已銜憲

與大事矣楊璉左光斗尚總西臺恒相顧慮叵測談者猶
謂是璫嗾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弄也顧飽益驕崑山
大名爲鳴肅遞進耳楊璉一日艸二十四大罪欲數璫于
庭予告所知云此事由綸扉廷杖卽盡折無所益于斬馬
旣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
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
來舉朝所爭惟中旨一事益滋慮權奸飾恩掩罪假竊輕
重其間故見形察影防其隱禍也自楊璉孤忠獨奮指列
魏璫二十四大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
畢而旬日報旨未聞刑人覥無懼色又見輔臣進揭婉曲

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郄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此何事也而可以調劑責宰相乎至于聖諭反覆開譬諄諄百言無非爲忠賢回護明知其罪狀已播衆口而歷敘其平日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旨反代之白者夫人主生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邸豈謂無勞然而蟒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敢憑藉寵靈竊弄威福張如天之𦦨肆煬竈之奸使中外聞者無不知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慮極欲終爲善不負皇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以其密邇意旨易窺事昏主則導以聲色狗馬使萬幾日

廢而後爲所欲爲事明主則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算機關竊弄威柄及其太阿在手九閽之上有見不盡見聞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狀已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皇上自爲國家計宜卽付忠賢法司昭正典刑以慰列祖之靈以謝天下卽稍爲忠賢計宜名輔臣面諭處分先布其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閔其微勞存帷蓋之恩是亦忠賢之幸不然臣不能不爲朝廷危之疏上璫恚甚恩所以中御史者會御史出甘肅地凉遠[illegible]氣殊惡璫亦以是爲投荒者耳稍寬至明年始以門戶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心動貽書爲戒御史報書云風波由命謚不可逃惟勤惟

廉臣子自勉御史亦用是不罹于禍居一年而聖人出虎兕騂命御史用原官起旣丁父艱哀毀過至又三年沒享年五十有一子濟澐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業

贊曰熙朝之歷三發閹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替魏璫始煽尚于直瑾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伐鼓則邁陳竇雖蹈水火亦免有救吾鄉之哲有周仲先思曰謂忠愍公起元也時與楊璉左光斗諸賢同死于魏忠賢者長瑄獄獄幾與禍騂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覩日月用慰親在谷木冰淵視彼宛鳩長松早凋亦垂千秋

林淶州傳

思曰浦人之知子故未有早于溧州者予未爲諸
生時漳浦令黄應舉爲刻續騷六卷而溧州爲之
序時漳上有吟社如張徵君汝沃高太史中川鄭
司農幹思蔣大宰道力陳宏興元朋諸名士皆不
可一世咸以古昔自命一時文章之游盛海內而
溧州與蔣道譽最爲老師然其見善皆若渴聞善
皆若驚一時爭延致其家咸以上賓
之禮禮之蓋自溧州與薛方伯始也

丹臺林公茂桂字德芬鎮海人性至孝幼負奇敏爲諸生
貧不自給其繼母苦之常使拾蠣蛤採薪爲朝夕需稍後
輒詬挺不休公晝拾蠣蛤夜燃薪映書十有餘載不懈萬
曆丙戌舉進士第四人王文肅公最器重之仕爲溧州守
溧州在輦轂下縉紳故豪貴有參藩家居負國租至數百
石公自持弓步造其廬請曰此間去天一握民苦貧奈何

以糧稍飛灑民戶一日至其莊見比屋甚稠歸視冊籍無丁銀問之云某家墓戶公笑云墓戶固有數朝廷索一淘河夫不可得安用是蜂窠自擁耆率丁役均隷之又一貲郎無行被告發罪至死公繫之獄貲郎賂獄吏一夜逸入都再納貲稱光祿丞歸公佯不問也一日丞來偕諸大夫造館稱賓公爲不知送客畢顧左右曰留某賓賓留公詰之曰爾非前爲某持罪至死者乎何大貴乃爾叱繫之賓大不顧公叱曰吾何知京都官吾自結前事耳吾治前罪人不治今光祿丞于是諸豪貴共謀搆公未有便會公移州城廓舊址數百丈檄兩臺未下也而役已竣所費甚少

由是諸姦遂騰播謂公不上請擅移州城侵府庫所自用不貲臺使者遂以墨中公歸公典衣服牀褥瓶甕不二十金出州門百姓號泣遮留之不可得劇錢爲餞卒不受去後二十年建德鄭太守（思曰蓋鄭玄岳三俊也）又爲潁州問諸父老舊守誰最良輒談公流涕也公喜稱詩善屬文與蔣少宰高太史張聘君鄭觀察戴侍御爲玄雲之游陶陶日夕口未嘗言貧每云吾有詩千首文百篇恐太流麗不合于道又安必田數頃官數考乎白太傅有言健于黔婁富于原憲壽于顏子吾自謂可矣鄭太宰爲閩學憲廉公尚在喜曰吾不意乃今得交林先生遺玄纁勞問公又爲疏請于

朝以爲風塵高步今人而古處者也公晚居漳浦僦居水門浦人僴爲水門先生家常買米僅升斗自給日從諸長老游語不及錢穀家日益落壽七十有六乃卒家人未嘗見其皺眉也公爲孝廉時從山野讀書井驟涸公自解衣褋之繘未絕土廡衆驚栗呼之公徐上曰林丹臺豈死于浚井者先是有王太常心泉亦以操聞常自提畚上屋拾瓦浦人爲之語曰太常撿瓦孝廉淘井兩條冰身金寒水冷然而公之文采遠矣

贊曰蔚彼哲人冰心玉質餐古乃腴刊華藝實休徵之行隱之之識佐以韓孟浩渺莫測雖有蠅矢奚點白璧卓哉

我公爲我矜式

七傳

思曰爲吳太公思裔作也黃子時方理孝經外傳因于傳中採郭劉張翟沈許六人而爲是傳云今孝經外傳已亾其所謂敬親則敬身敬身則敬人之指畧見于此矣

嘗覽遺史見郭原平劉瑜張文詡翟普林諸行誼未嘗不感慨其事求其後裔不可得也郭原平者會稽人父通以孝行旌閭至原平行之彌篤家貧傭賃爲養嘗客食必舍肉以父母不肉食謝去及父母卒且葬以奉終自盡誼不假手于人乃助人營葬久之練習又傭力供費乃畢葬務墓前田數十畮暑月耕者裸袒以爲褻也傾橐易之農月

束帶而耕元嘉末文帝崩原平哭臨累日一食或曰君獨
王臣乎何哭之哀也原平垂涕曰吾父蒙先朝褒拂無以
報故慟耳嘗出賣瓜栽求半直人全直與之必讓而後受
大明中旱瓜瀆不通原平瓜船至縣令下瀆水通之原平
曰時方大旱田苦無水奈何減灌田之水運瓜船乎乃走
他道賣之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毋孝至芠乃喪母終毀三年不
鹽酪除服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居墓側不暫違葬畢不忍
歸露宿墓下鄉人因結廬棲焉

張文詡嘗游太學以與博爲諸生宗隋仁壽末學廢策杖

歸灌園爲業嘗有人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去麥前謝慰諭令持去鄰家所築墻斡不直爲毀舊堵以應之嘗患腰疾爲醫誤傷頗殊醫惶怖請罪文詡遣之去陽以爲風眩墜傷也州郡辟舉賻贈皆不受人方之原閔云

翟普林楚丘人事二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十旬大業初父母俱卒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單縗而已

凡數君子者皆生衰亂時隱伏閭巷無所緣飾而敦朴眞至非揚搉房廉謙諸賢之所能及諸賢表于華閱流覽詩書骨託旣高眷采易集若王祥劉殷輩更不復談也浦口

吳思喬十三喪父家貧事繼母何氏甚孝母勸之就賈遂得十一供母養甚歡及喪擗踊號哭如其所生有鄰人妻死欲鬻其女具斂喬爲具斂得不鬻女一老人無子被劫貲盡欲赴水死公問其所失償之因勸不死王醫老不能自食喬月給之米或時就餅家餅家取錢喬皆爲給直不令王醫知也有千戶李翁者嗜酒失所署印事覺擬徒喬代爲納贖有山民倪翁者負官租徵急賣兒應之所得兒價又爲人攫去對喬欲獻喬悉爲償之喬既行善久爲鄉里所宗凡顛連疑難皆就質于喬喬必遜謝退稱不敢有魏商生一女及一子魏歿其少妻疾亟以餘財托喬喬爲

醫治愈年餘出餘財三分之緍鑰宛然或負喬債願以其廬償喬曰奈何區區使爾失所或以其母木請喬怒曰若忘親乃及我遂焚其券或曰人毋爾誑乎曰我自信其如此又何誑焉喬嘗治屋與鄰連先爲鄰甃讓數尺地乃自治屋浦口濱江渡處患覆舟喬嘗呼小舟往來救濟一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纜自以漁舟登岸未幾風濤大作所宿舟覆喬從岸上募人救覆舟所與濟者五人得盡活予觀近世能本至性樂善行未有若吳思喬者也考其行事在沈道虔許昭先而上

沈道虔武康人宋武嘉時隱居不仕日治圃自給有竊園

蔬見之輒避匿不令其人知有拔其屋後筍者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買大筍送之出拾橡有爭者悉歸所得橡冬月無複衣戴顒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無衣者終老蔬素無日食之資而絃誦嚶然使在孔門亦參憲之儔也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甘旨及父歿其從父肇之坐誣繫歷年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為走訴納槖饘資產盡賣宅以繼之肇之諸子亦已倦唯昭先無二意七載乃白將事不衰舅氏歿貧不能葬昭先皆為治具送終州縣徵辟不就卒于家自唐宋以前皆有徵辟孝廉篤

行之徒是以士競藻飾其行諸灼然章著者行事或不能盡實惟閭巷所傳皓首隴畝者差爲近之今自郭劉張翟暨于沈許皆本乎至性敦樸眞至但漸于宋齊魏隋之間已無有表彰其事不能與姜蔡王庾並耀人間然則巖野篤行之士又豈可盡乎

行狀

蔡清谿行狀

思曰蓋詔安蔡端卿之親端卿者孝子也神宗壬子初與予交便以此爲請時予方補諸生艸艸與之烈皇庚午予將往官京師與端卿相見于虎嘐舟中已去之二十載舊艸頗有缺失再書歸之謂端卿曰欲使後人知吾與契也舊艸不復更定

吾漳南垂東盡海濱冠紳間出能言之士咸稱清谿蔡公云僕年穉寡所師識既稍游郡中適淳安方公望山來治郡下車問左右蔡公安否左右無知者既乃言蔡公在淳安爲廉吏皦皦受汙亟走玄纁迎公公敝車至郡太守爲之掃舍始人人知有蔡公也歲壬子予始與蔡伯子交屬

僕狀其行而公已先二年庚戌葬于帽峯之陽胡青州銘
誌其墓矣既誌之僕又何言以僕所聞與伯子所爲狀核
之青州者詳公之行也公諱方平字君衡號清谿其先有
金谿九學士者唱道碧浦遂家之生三甫長蒼甫四傳爲
其王大父與教授里中不受脯贄有金谿公風與生富甯
生甯是爲公父蓋世潛德云公生而穎異善記誦入耳不
忘時寡書籍公但從師友講聽歸輒成帙十三遭父喪禮
若成人時值大祲大母陳氏已老而林孺人抱公弟呱呱
在哺公乃南游潮中歲得米負歸既遂補海陽諸生海陽
去家不三日然已屬粵中衆目攝公公亦自引去時方十

六又六年再補邑諸生辛酉督學臨海金公拔置第一由是籍甚士益歸之時太史警庸林公觀察后林胡公咸命子弟執經就問而公復徐徐多困金車旣戊寅以明經選試太學少司成周公見公文許爲大器已卯闈中誤賞乙榜少司成見公名嗟歎久之同事扼腕公了不異常至丁亥謁選偶以身言違格例不得爲令適楊太宰見公所試論奇之破格授淳安時破格得除令者二人公一焉公單車至縣適大饑無賴子嘯聚驚惶闖左公日夜撫循請發所貯粟募諸良人所在作糜全活甚多又諭諸無賴各解犢謝去先是數年有盜劫茶園富室捕無所獲適流民竄

嘿等爲同儕所賂遂抵罪自服前後覆案無異者公初訊獄見此輩皆羸老詰責果無異狀遂具牘請於當道得不死者五六人人咸稱神君矣公治淳安未期月矢志旁皇體中如腊肉聱上人猶從公問膏脂公笑謂吾一博帶縮百里卽數日巳徧矣吾無所得輒輒佩璲也居無何公方入覲遂大計中公長安貴人識公者徒爲咄舌嘖之移福寧州學正州守高公汝梅素重公公日與諸生剖折疑難未嘗一與人事適文廟災監司李公從形家言議移置松山松山與州城十餘里公持論不便謂移廟當移士廟移士不可移是棄廟也李公韙公言以公負奇識益折節公

既三年乞歸遂以王傅與歸蓋公歸不異其爲諸生也邑中賓席數借公而公益隱約若不爲名者然性慷慨急人之難胡靑州嘗言方得淳安未出都門時有邑人絓緺無所解公告靑州此人誠不貲但吾與爾嘗識之何立視之死靑州意不可公力言于鄉大老幸得脫視仇者猶在公乃私覓一馬與之同載夜去公既不言鄉亦無知者也公家近斥鹵民多艱食邑令以徵輸課下遂責所在民輸粟歲千石民洶洶動也公馳書極言利害竟得寢則公經濟自許云公數蹭蹬名場又坎壈仕路然未嘗見煩懣之色家居盛暑必衣冠與人談義利剴剴若劃當方望山時人多

就蔡公者公亟掩車戸曰彼自就使君非就蔡公也持一刺過郡守人謂公少貶抑公徐笑謂吾自彼舊令彼自吾新守吾故不失其故而已嗚呼如公行卽方公不言人無知公者乎如人言明經爲令尹不自潤無所用令尹爲者第以明經爲一令尹必自潤亦何所用明經爲者漢明經多爲達官然亦卒老博士袁郃公爲縣功曹不與從事持書以任城令有聲稍遷治楚獄多所平反遂顯名天下數世爲公今蔡公爲縣令絶去干謁使民不冤而復一博士何耶又聞公彌留時戒無厚殮毋過哀毋受賻及口授遺眞之賦謝故人唁弔書又幾塵脫生死之際者乎公卒年

七十有七子男四長保禎即僕所稱伯子者其行畧載郡
乘中

狀

擬黔中事宜狀

思曰子爲燕常時所作也僖宗元年藺州奢崇明亂陷遵義明年遂犯成都時水西安邦彥叉叛黔中土酋也陷龍里圍貴陽明年正月黔軍大破之圍解追之敗歸三月蜀師復遵義奢乃歸巢蜀議三道出師黔方爲破安之舉子在餘中乃擬黔督略陳其狀亾何奢敗奔水西就安奢安以勢窮遂合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

右臣觀西南數道黔倚於蜀蜀寇不殄則黔賊鴟張故議兵議餉不難於通貴陽之戍而難於出藺州之師叛賊之誅藺先於水藺州朝破則水西夕降故議撫議征不急於搗邦彥之巢而急於懸奢寅之首思曰寅藺賊也謀略既定則滇

粵之師可以不出而八番之屛可以俱立矣臣旣在黔則空言黔然其要害不在於黔猶之胼腫脈發於胃日砭其股雖使血盡筋絶無已於辭臣今欲不言黔而黔患自息恐嘗道者謂以全黔之患歸於楚蜀然以黔治黔則楚蜀之患并於全黔全黔之患連於滇粵爲楚蜀者兩攖其阨患益無已臣試略言其狀臣觀奢寅狡獪踰於邦彥邦彥動息皆倣奢寅自東疆有事謀及婦人諸酋鶩然忞其雄心以爲中國將士溺灰可化及至成都不下體解志衰思日藺賊壬戌圍成都已乃敗走東望闕門遠氛未及慮黔楚之師一出遵義迫其巢穴於是激發安賊蹣於黔中而彼乘閒得取遵

義以為黔中騷動則滇粵生心遵義不歸則楚蜀勢絶故夫動滇粵之兵分楚蜀之力以觀釁於水西營窟於故播此數者奢賊之所喜心而二酋之所併力也臣觀今日川南三路未有師期遵義雖復而兵力未重三十萬金賞募之資未可遽至而議者欲統大兵進問水西索邦彥於安氏臣恐奢寅未誅邦彥之首必不可得邦彥之首不可得而猥迫水西戰算不多撫路雙絶臣度其中有五患焉安氏擁衆號四十八萬實其能戰者亦六七萬人黔中額兵不上四萬荊棘瘡痍俱為蟻螳雖復名募思石銅沅及諸種部不過四五萬人巡徼未餘角鬬不足一也即發三十

萬金益募諸姓得十萬人頓於深阻一年之食芻藁轉輸費三百萬卅日不繼瑕釁滋生二也又水西一面經狹節短遵義空虛扼背無力萬人之隊繩行蟻列扼十數節勢如羊矢穴中鬭鼠強弱未知而入室援戈主客已見三也又方注力於安必漏網於藺罰師不下而楚黔獨搏芒部或起則四方之力分於三區溆南（行業作溆南）諸夫終不可制四也溆南不靖則奢賊益張奢賊益張則邦彥之形愈固社輝母子（思曰奢社輝藺賊也）雖更數年猶以鼻息仰於邦彥內釁不作外禦益堅五也臣觀二賊縱橫以來如一健卒飽氣跳梁不出半日昏廢且臥奢寅之勢欲取成都而有所不

能邦彥之力欲取貴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則其力絀
有所不敢則其情見力絀者可以勢破情見者可以計取
臣之愚識欲令貴陽之甲悉按不動霑益泗城之師已名
發者且集兩界以扼尾砧普安之道思石銅沅之卒集平
越者勿過水東敕諸將士有過陸廣趣利者鉥其左足當
守但責川南之師旦暮畢會用二十萬金募卒三萬爲半
歲之食劄於遵義臣但堅壁坐貴陽不出百日邦彥之首
可捽而致也凡臣熟計楚蜀相通滇粵不動而黔中功成
可指日數者大約有四曰不追水西一也先撫洪邊二也
大屯遵義三也蜀南之師并出一路四也水西之害則臣

因詳言之矣洪邊之不可不撫者不撫洪邊則宋氏勢絕宋氏勢絕則水外諸酋相傾無自新之路往者宋氏有阿買之亂洪邊圍窮安疆臣實主之至煩督臣數四諭師僅一解圍大掠而去是安氏之無德於宋也今安桀驁虐使其衆我師既衂於鴨池潰於陸廣（思曰黔撫王三善追安酋至老鴉關三路進師使張彥出鴨池劉超出陸廣乘勝入險我師以驕復敗）無創於安而取償於宋既殲其首惡又窮其支黨臣廋宋氏進退兩窮不能自拔昔趙宋儺殺鬼章卒使阿里骨與溫奚心合爲邊患又奪橫山吶斯囉之地卒使西夏縱橫不復可制今洪邊卽無鬼章橫山之强然與安氏並職罪貫未盈而誅夷已極水外水

東十數長官盻盻相望儻令軍士若得宋氏不復窮誅示維布恩解縱而去則安氏諸部內必攜心大則有相構贖罪之謀小亦有偵告聲息之用失此不圖則社輝母子必以株及爲嫌威西諸酋無復倒戈之意故洪邊之空撫者二也遵義之不可不屯者不屯遵義則播州故蹟復爲二酋往者楊酋據有播州上制蘭中下通水外犄虔自命亦三百年當二酋發犯難之始不取播州而先犯省會故其後慮遠出必復當我師救蜀之初不出遵義而先下納谿故其前貫巢穴不動昔漢董憲方圍蘭陵蓋延救之光武敕延先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以蘭陵方急先救蘭陵然

後攻劍遂使劍不可攻而藺陵亦陷謝當川南方扁簡穴
久虛思石之師若得萬人北渡沙溪奢巢可覆即使奢巢
不覆而藺水未通安氏之寇肩背方寒必不敢離水西虎
我城郭失此不圖遂使荼毒遍於川南折骸蔽於黔野補
牢求艾爲之非遲故遵義之宏屯者三也洪邊已撫遵義
已屯則水西之寇必不北援落溝南鎮陸廣碁濾長寧三
道之師可不悉發但以疑卒數千解其全力度一便道數
萬之衆鼓行而前臣度奢氏任戰之賊不過三萬分塞守
險已移其半即結苗部九姓之助不過西斷長寧不得東
過納溪使其精銳居前則遺裔在後使其精銳在後則開

道易前臣度川南之師下於永寧遵義勁卒走二百里日半可至首尾並擊則腰膂俱絕矣往者征播之役水藺未叛諸將又挾平倭之威八路雲驅合衆二十二萬然而數道競先肘足不及挫銳損鋒輒以萬計遠則韓李迷於居延近則劉杜喪於關鐵皆以要害未得衆舉無力今使川南獨擇一道聲大而實專彼散而我合將無顧待之疑卒無抄截之患水西之援若出烏江則平越之屯可繼遵義援多則水西必虛援少則水藺易絕進有可乘之虛動有易絕之道使安氏坐爲鷸蚌奢酋退爲窮鼠不出旬日奢梟已覆則安氏自縛矣故蜀南之師可出一道者四也凡

此三者其勢皆發於川南而其謀皆持於黔北川南勢重利於力攻似難而實易黔北勢輕利於謀勝似易而實難凡遇弱敵攻其難者則其易自破遇強敵剪其易者則其難自解今奢酋雖横而跳梁之餘昬頓巳極安勢雖歛而盤固巳深苞孽難破誠使藺州不破而先擣水西則由前五患朝夕自見即使北擊藺州南攻安氏楚蜀粵滇互分其敵萬一變費多方天下物力坐此盡矣臣觀自古羌戎之叛前漢出師率二十餘萬一年用錢四十萬萬計當今四百萬金一人之費歲二十金然卒不効後漢以來皇甫規段熲之流出師不過萬餘所費用錢歲十八億當今百

八十萬金人費百金然卒使諸羌破滅動有誅降以十數
爲計固知兵精則賞多賞薄則兵脆今歲撫十金之士而
動有百萬之役不復籌度要害而四面用師使其戰後不
可再戰撫後不可再撫情勢已窮敵常爲主我常爲客雖
發數百萬金屯二十萬衆不叢爲鬼蜮則散爲鳥獸頻年
問黔終無首尾如臣之說貴陽之師且按不動得三萬金
爲二萬人一歲之食楚蜀兩道出遵義溆南者或二三萬
或四五萬大約百萬爲十萬人數月之費臣計半年而奢
賊授首奢賊授首而邦彥之頸不斷於諸酋之刃必繫於
社輝之袴矣今夏入秋太白出高在於日南主兵者利又

方東疆稍靜左顧不驚舉天下之力扼一叛兒不患不殪使安氏勢窮求撫不得邦彥巳獻威西巳服然後加以恩信存其千年之祀徐理八番修戰禦之防崇禮樂之化舉桐梓綏懷數縣畀一重臣屯數萬之師以西抗烏蒙南衛安氏可保數十年反側坐靖也失今不圖臣恐異時邊疆有事力不四及傚屣一方棄之如遺貴竹昆明數千年文物之鄉將爲異域與安南同禍卽使鍾鼓多靈鴟鴞改音以我委蛇承其強忍擴函蓋之恩包山澤之穢而一旦患生怒無足賴環迫城下則搶地而號圍抄掠途中則易子而當餉幸而賊避數舍則衆賀破竹之功饑入軍門則士

揚雨粟之烈是以偉績止於解圍奇謀極於轉餽如今日者亦異時之窮害後世之殊羞也臣不勝竭慮謹具略如左

乞言自序狀

曾祖諱宗德其先從莆陽徙居銅海再世矣諸從兄弟皆繁富自豪公獨澹然縕袍不恥常謂諸昆曰吾遺安公子也先人貽汝以佚獨貽我以安吾安能與若輩爭裘馬之路乎常面折人之過人亦不憾稱之曰東門戇公云

曾祖母林氏敦樸不著

祖諱世懋自戇公沒家益貧又不治產僅餘百金一夜被

盜取去或請公究問公怡然曰吾命當貧即操千金墜海中寧當問之水濱吾命不貧彼當自來卒食貧鬱鬱四十而沒子四先君其三子也

祖妣翁氏壽八十三攜四子哺血齊羽者四十三年愁歎之聲不出於戶宗族私謚曰勤勩

父諱季字嘉卿以字行家既貧從外祖受學研精于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善擘窠大書世宗初年倭寇沸亂伯父早卒仲父又遠出季父尚穉在襁中父年方十八當事勤軍衛治兵編戶三丁取一即良家子無免者父當行抱祖母哭哀動左右乃免以大戶督造戰艦從族人造艦殆值卒

叛公與俱公拔劍斫兩卒跳身去事稍平部帥若無功微
聞公事夜半從公謀諱以百金公笑曰丈夫不斬樓蘭郅
支乃欲以殺兩叛奴自賣也不顧而去帥固從之謀公笑
曰兩級前擲在干壞舟之下卿自取之以是得黃季布之
譽歸頗喜任俠時訓練族人以田疇逢萌自命神宗初年
天下昇平乃焚所爲鈐韜書抑事儒生鄉里及族人有爭
競十數年不解者公出一言剖之立已即不已郡縣檄下
終得公言乃平公雖近俠獨不喜人陸博見樗蒲者必碎
其局鄉里兒但遠避公周爲兒時常閱曹子建詩手自甲
乙公見之叱曰子建輕薄出語蹶張奈何效之比稍稍爲

詩公益不喜一日周出公盡焚架上所部書陳諸性理書與朱子綱目周歸見愍然感泣也家久貧篋中書漶漫不可讀公自入郡買性理書與朱子綱目裝畢使兩人舁籃轝上行公執蓋隨其後安頓道旁必端整侍立或怪問之公曰此聖賢精神天下性命所繫比歸乃擇日為周開讀周今碌碌已六十年距公沒時已三十六載卒不能得其一言一字之用遺負弘多豈不悲哉憲宗壬戌散館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

母陳氏外祖後山陳公五世為諸生雖貧不徙業母通四書及諸小部史顧不喜為庸兒誦說惟教諸鄰舍女子紝

績母行常十數女子從之倘壺師每見兒曹嬾不讀書輒廢食歎曰生旣不作聖賢已是恨事何況廢學時聞議廢聖像母爲哀慟絶粒三日諸舅以爲異母云吾累世奉夫子飯不覺情痛悲爲異也晚年家益貧謀入山就伯兄躬耕諸鄰女老嫗襁孺子攀號者累日或送至數十里乃反甲子從周往京師旣膺封贏數金欲爲外祖祠母堅却之曰內氏未立廟旁得遽問外家平生未常妄受人一錢先君靑原公常爲人解紛歲暮矣饋羊一牽母遣人還之夜繫其門而去常云女子不紡績男子不讀書坐得一錢一錢非文者便是辱人賤行沒年七十九鄉里私旌之曰黃氏文

母子二周其次子也熹宗壬戌散館封太孺人

妻先娶林氏未有所出生一女先太孺人卒亦敦樸不著

初贈孺人

妻繼娶蔡氏蔡司農之姪女嫻女紅能誦五經皆略上口事太孺人甚孝丁女母憂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周既貧不事生産賴蔡拮据以有朝夕內外親屬咸云蔡于文母嗣徽云

周觀古今英俊出而匡時負海內之望者多起于閥閱累世襲休故其名實易副事功速就非有憑藉而然亦其世澤茂焉若徐孺黃憲之倫起于單門雖行成圭璋言方椒桂不得側鍾鼎之際十恒八九至如鄭樸巖遵臺佟嶠愼

輩入山採藥募門啜菽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其後嗣亦無甚表著者豈淸淵之乏亘鱗峭崖之無隆阜其理勢然與先高祖遺安公每誦龐德公之言不以官祿遺其子孫自曾祖韡公守之不變遯于道周趨操每下超然獨免既無申屠之高敦遺趣朝又乏世英之雅不夷不惠遠謝前人姝乖夙業乃以殊恩大慶獲賁丘園數世明揚頓承龍藻雖欲跡松子于瀛嶠辭越人之夌冕安可得乎所幸好我者憐其寒枯也